

乡村记忆

# 热炕的守望

王文明

立冬，寒风始起，万物收藏。古人有诗云：“北风往复几寒凉，疏木摇空半绿黄。”立冬后的漫长寒冬，以往南方的室内阴冷潮湿，北方的屋里却是温暖热乎的，因为北方有暖气有炕而南方没有。炕是北方农村独有，其好处是再豪华的床都无法相比的。

一

炕，又称“火炕”“土炕”，其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。2006年4月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徐水县东黑山遗址考察时，发掘出一处西汉时期的火炕。历史上，在寒冷的北方，火炕极为盛行。宋代徐梦莘编著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载：“金代初年，东北地区环屋为土床，炽火其下与寝食起居其上，谓之炕，以取其暖。”南宋人朱弁曾作为中原使臣出使金朝，他在《炕寢三十韵》写道：“风土南北殊，习尚非一躅。出疆虽仗节，入国暂同俗。淹留岁再残，朔雪满崖谷。御冬貂裘弊，一炕且蜷伏。”可见他对北方土炕的赏识。金代文学家赵秉文《夜卧炕暖》诗云：“长舒两脚睡，暖律初回邹。门前三尺雪，鼻息方齁齁。”睡在火炕上的安稳自在，被他描写得淋漓尽致。

胶东地区的炕始于何时，笔者尚未见可查证的史料，但推断绝不会晚于宋金时代。金人南侵时，胶东地区是金朝属地，火炕极有可能为南迁金人传入。既然早在2000多年前河北一带就

有了火炕，那么同为北方地区的胶东，在那个时期出现火炕的可能性更大。

胶东火炕曾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清末在胶东传教50余年的美国人安娜·西沃德·普鲁伊特回国后，在其撰写的《往日琐事》里，对胶东的火炕这样描述：“炕是一个宽阔的平台，像桌子那么高。白天，那里是孩子们很好的托儿所以及女人们的会客厅。上面暖和和的，她们会舒适地盘腿坐在那上面。到了晚上，那里就是家中宽大的睡床。”

我们栖霞农家以四间平房居多，布局大体相同。正间两侧各有一通着火炕的锅灶，有“栖霞一大怪，进门俩锅台”的说法。一般连着锅灶的东西间都有炕，有的甚至把里间也盘了炕。炕都靠近朝阳的南边，长方形，齐腰高，铺有炕席。土炕，顾名思义是用土做的，下面是支撑用的小土坯，上面是横放成面的大土坯。多年前，人们就把土坯换成了坚固的水泥砖和水泥板，传热快，保暖效果却不如土坯。

二

新炕用上一两年后，会出现炕不热、冒烟，或者锅灶不好烧等状况，就可能是炕洞哪儿堵了，需要把炕打掉重新盘。

炕拆除下来的被烟火熏黑的土坯和草木灰，是富含氮磷钾的优质肥料，有谚语为证：“炕土进了田，能顶两三年。”炕虽好，但打炕盘炕，是累活脏活，更是技术活，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。一个“盘”字，就说明不是简单地垒坯。古诗中“地炕规玲珑，火穴通深幽”，讲的就是盘炕时，炕洞必须纵横顺溜，不能有任何交错阻滞。盘不好，就可能冷热不匀，还可能倒烟。农村有句老话：“庄稼人怕打炕，生意人怕算账。”继父是打炕盘炕的高手，炕哪里出了毛病，他一看就明白，他没少帮亲戚和村里人家盘炕。前年我在家乡时，正好赶上一次。从打炕到盘炕，继父一人干了整整一上午，浑身上下弄得黑不溜秋，鼻孔里全是黑灰，吐口唾沫都是黑的，但盘好的炕自然是特别好烧。我在一旁根本插不上手，只能简单搬搬拿拿，递个毛巾递个水。

“三十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”这是上世纪前期庄稼人的理想。其实一般庄户人家很难有三十亩地，七八亩或十几亩也就心满意足。这不是什么小农意识，而是农民的质朴情感与基本要求。冬日寒冷的晚上，外面北风吹、雪花飘，屋内柴禾烧、火炕热。男主人累了一天，靠在炕头，跷着二郎腿，哼上几句小调。在煤油灯微弱的光线下，女人坐在炕上飞针走线，为一家老少缝缝补补。孩子们的小脸通红，响起微微鼾声，早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这幅古老的“山村冬夜图”，满是暖意和幸福。

前些年，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广泛使用的液化气和电，替代了柴禾等传统燃料，空调、暖气、空气能的安装部分解决了冬季取暖问题。而生火烧柴、打炕盘炕既麻烦又不卫生，火炕有慢慢被冷落的趋势。所幸的是，人们也在逐渐回归传统和自然，一些农村民宿把打造火炕文化作为亮点，甚至城区的一些饭店也把酒桌摆到了炕上。而在农村的人们，依旧留恋着、固守着、维护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、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生命的火炕。

“门尽冷霜能醒骨，窗临残照好读书。”宋代诗人紫金霜《立冬》诗中的画面，依旧令人神往。寒冷冬夜，坐在家乡热炕上读读书，喝喝酒，是多么温暖惬意又充实的人生啊。

三

炕是农家必不可少的设施，也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活动空间。炕与锅灶、烟囱连通起来，形成一个集做饭、取暖、烟尘排放为一体的热能利用系统。柴火做饭产生的余热和烟尘穿过回旋的炕洞，将炕面烘热，最后烟尘从屋顶的烟囱（方言称釜台）冒出去，完成整个系统的循环。一般主人居住的炕为主炕，其功能很多，睡觉、吃饭、会客、干活、冬储等等，其他房间的炕只有睡觉和放东西的用处。

常年劳作的庄稼人非常辛苦。他们一般没有午睡（方言称歇晌）的习惯，匆匆扒拉几口饭后又下地了。到了晚上，劳作一天回到家中，就可以躺在热乎乎的炕上歇息了。炕既解乏又舒坦，还能治病。腰腿肩颈各种疼痛，热炕上躺一会儿，就能减轻很多。老乡们开玩笑说，睡热炕，真能扛，膏药省了好几筐。晚上将叠在炕头的铺盖放开，炕就成了一张可容四五人睡觉的暖床。过去炕少孩子多时，全家挤在一铺炕上睡。条件好了，盘的炕多了，才能父母一铺、兄弟们一铺、姐妹们一铺。2022年爆火的电视剧《人世间》，讲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东北的故事，其中就有一家父母和三个子女横着挤在炕上睡觉的场景，看着很温馨很感人。前些年在外工作，回家的机会少，只要一回去，我都在父母炕上睡，一家人在睡前说说话，很温馨。

退休那年回家陪父母，

一场大雪飘然而至，竟似在迎接我。等晚上忙活完了，躺在炕上发了个朋友圈：“扫雪忙，炉火旺。喝小酒，睡大炕。”这简单的12个字，是当时回到故乡后身心放松的真实写照。在家照顾母亲的两年多时间，我都是和她老人家在一铺炕上一头睡。母亲去世后，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

在农村老家，还有借宿睡觉的习俗。一般都是家里有红白喜事或者来的客人多，自家的炕不够睡，只好到关系好的本家、邻居家住宿。记得有一年的正月初四，我大概十二三岁，随大人到杨础村的姥爷家拜年（方言称出门），晚上表哥带我到一个不远的舅舅家借宿。那家舅母很热情，知道我们要去睡觉，把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，炕烧得热乎乎的，还专门换了干净的被褥。不知是白天玩要累了，还是那天晚上的炕太舒服了，我竟然倒下就睡，一觉睡到天亮，醒来一摸屁股底下湿了一大片！坏了，尿炕了！小孩一般到七八岁就不尿炕了，而我十几岁偶尔还尿，母亲用多个偏方给我治过，我也很注意白天不“玩火”——不往蚂蚁窝撒尿，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。想到自己老大不小的还这样，真是丢死人了，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起床后，我就急中生智，用被子盖得严严实实，随表哥若无其事地走了。多年后我早已明白，纸里包不住火，那被子肯定也包不住“地图”。

年轻时曾想找机会跟主炕房间是家的心脏，也是家的门面，是重要的社交场所。炕两边的墙上往往贴有年画、奖状，有的是《红楼梦》《沙家浜》等样板戏剧照，或者《花木兰》《铁弓缘》等古装剧照。炕头最热，往往是家里长辈或最尊贵客人的位置。记忆中，奶奶盘腿坐在炕头上，就着从木格窗棂透进的光亮，做着仿佛永远做不完的针线活。我们兄弟姊妹四个都是在炕上出生的，炕也是我们嬉闹玩耍的天地。在农村，主人的热情是通过请客人“上炕”来表示的。白天男人下地干活，关